

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素描色粉集

罗中立 Luo Zhongli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素描色粉集.罗中立/罗中立著.一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9.6
ISBN 978-7-229-00797-3

I.中… II.罗… III.色粉笔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J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94647号

罗中立
Luo Zhongli
罗中立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策划:郭宜 郑文武
责任编辑:郑文武 杨帆
特约编辑:陈刚
装帧设计:郑文武 杨帆 赵艳华
责任校对:李小君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8 印张:11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00797-3
定价: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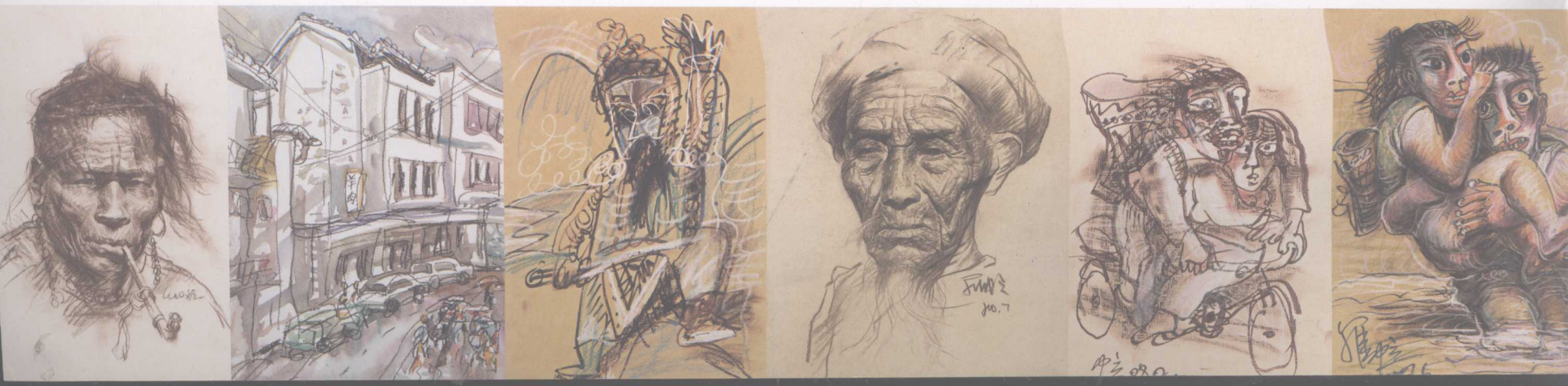
Luo Zhongli / 罗中立

罗中立



巴山夜雨时

© 许江



罗中立寄来一大批水彩、水粉画的资料，其中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生时代的习作，有旅欧时的颇有洋味的作品，还有近年来坚持不辍的钢笔淡彩。这些作品就如一张幽蔓的大网，把我没头没脑地罩在“文革”之后中国美术发展的悠长的记忆之中；同时也罩在自己绘画道途的浓浓的回忆之中。个人的成长历程与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相叠合，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历史命运的特点，这其中，罗中立更是一个重要的标杆。

罗中立的名字是镌刻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。他的《父亲》，那张老实巴交的农民的面庞，悬在现当代中国的屏幕之上，成为最动人、最有代表性的视觉形象之一。1999年12月底，我和罗中立一道参加成都“世纪之门”的展览，共同接受成都传媒界的采访。罗中立不善言辞，他要求用川音作答。当他用川音言说时，马上有了农民拿锄头一样的熟练和热情。年轻的记者们好奇地向着自己的童年的记忆发问，罗中立却陷入了遥远的记忆之中，他仿佛要从记忆中挖掘什么。《父亲》的最早的创意取自四川美院旁边一位掏粪的农民。农民的肩上总压着沉重的担子，日复一日，这位农民承受着担子的重压，承受着生活长途的重压。但这位农民却总是那样温和，那样沉默，那样安命顺受。罗中立在记忆的深处说：“有一个夜晚，我从灯光下，看到了他的脸，他的牛羊般善良的目光。”在那一刻，在那个平凡的夜灯中，罗中立看到中国农民的脸庞和他那巨大深沉的苦难与自足。“只有这样，只有在巨大头像面前，才令我感到他沉重的喘息，感到他暴突的青筋和皱纹；感到他那烟叶和汗拌和的浓味；感到他皮肤的颤动和渐渐渗出的汗水，以及嘴唇深处包裹着的残牙……”罗中立如释重负，吐出这番话来，眼中闪着一份恳切和诚意。此刻，他的脸上闪着“父亲”般的神采。

罗中立从那掏粪农民的脸上，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承受和担当，对苦难艰辛的承受和担当，对丰收劳作的承受和担当，对岁月命运的承受和担当。“父亲”在喝水，他的身后却是一片金黄，这牛一般的命运扛在农民的肩上。在那灯光照亮的一刻，曾经当过大巴山农民的罗中立，他的农民的情感、农民的精神浮现了出来。真正令罗中立遭遇农民的生动面庞的正是这份情感和精神的“灯光”。罗中立对大巴山的农民、大巴山的生活有着对“父亲”一般的感情。《父亲》创作至今已25个年头，这四分之一的世纪，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但对农民的眷恋始终没有变。罗中立坚持画农民，画大巴山；罗中立经常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，回到“父亲们”的身边；罗中立要求以大巴山圆塔形的砖窑作为原型来建造他的房子，在里边日夜体验和保存大巴山的念想和讯息。罗中立对农民有着一种深深的爱，他承受着这份爱，通过这爱，他也承受着农民的艰辛和苦难，承受着农民的欢乐和悲伤。罗中立和大巴山彼此塑造着对方，承受着对方。

罗中立笔下的农民有着一份真生活：有沉重劳作的苦；有阖家围坐火塘的乐；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；有母子舐犊殷深的情。这苦、乐、情、爱，却都有一种川味，一种麻辣辣的生活趣味。这骨头里的表情被罗中立化为一种日常性的生动叙事，一种夸张的视觉捕捉和强化，一种罗中立式的精神承受。当年凡高以他真切的悲悯，画出了矿工的苦难和命运，罗中立则以他的温和和俏皮，画活了大巴山的生趣，以他的真情承受着中国农民浓厚和泼辣的气息。

现在，我们在这批水彩中，看到了罗中立的底牌。这底牌不仅在于他走到哪里画到哪里，为他的创作收集了很多的素材。这底牌更让我们看到在他的眼中，在他的笔下，他是如何与生活遭遇的。在七八十年代的习作中，有对风景的直问，也有对伤逝的回眸；在旅欧的写生中，有着表现风味的色彩，有着浓重的文化旅者的目光；在近年的钢笔淡彩中，有对生活的贴近，有心迹疾快的直白。但最重要的是：这里始终研磨着一种农民般的质朴和执著，一种活生生的与大地、与生活的关系。这些写生仿佛是在人生的长途之上，演练着这些关系，陶养一种活生生的直观和面对，陶养一种如农民般的质朴和简括的表情。罗中立通过这些写生，来承受他在心中久远而命定的那份承受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罗中立在画《父亲》时，想过后来的成功和影响吗？罗中立在做这些写生的时候，想到过今天的小集子吗？显然没有。那“巴山夜雨时”是真实的，是不可预演的，因此，也是最珍贵的。那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承受。

2005年3月30日

于三窗阁



读罗中立风景画

◎ 王林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罗中立是人物画家，主要对象是大巴山山区农民。然而就其画作的数量而言，他是风景画得更多，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即可见一斑。

罗中立的风景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附中时期、出国时期和院长时期。作这样的划分，不是这些时期的前前后后罗中立就没画过风景，而是因为他在这三个时期的风景画创作相对集中，且各有特点，既便于笔者论述，也便于读者观览。

罗中立曾谈到过画写生风景：“这种手工活，我们这一代从起步开始，实际上水平并没有增长。我看我附中也就这水平，有时候甚至觉得还是那时画得好。”对一个成熟的画家而言，其实画得好不好已不太重要。仅仅从学院教育所谓专业角度看，构图、形态、笔法、光影等等，要画出对象的精神，甚至要画出个人风格，固然需要长期训练，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。关键在于你能否画出具体的、在场的、独特的感受。这种感受不仅仅是风格化的，它需要视觉的敏感和尖新，需要心态的自在与无碍，需要手头的灵动与才气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不喜欢那些画得很好的、程式化和样式化的风景画家，那是在制作风景，不是在画画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把罗中立的风景画划出不同时期来加以讨论。

附中时期的作品比较学院气，讲究构图，块面的分布较为严谨，或者说画得很正确。因为注重块面之故，形体的团块感明显，从色彩看黑白灰关系比较清楚，用色直截了当而略显粗略，不在意细节刻画的微妙变化，再加上总是使用比较宽阔的笔触，画面倒是显得质朴而厚重，有一种耐看的拙味。似乎从一开始，罗中立就不是那种画得轻松、飘逸和帅气的画家。米兰·昆德拉所言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，对罗中立而言恐怕是与生俱来的。

出国时期的作品已是在他的《父亲》成名且画了《故乡组图》之后。指出这一点并非不重要，因为在《故乡组图》中罗中立已经开始用一种主观的变形方式处理对象，把笔下的农民画得敦实粗矮，从题材的意义思考转为形式的意味创造。这一时期的风景画主要是罗中立在游历欧洲时创作的。因为一路旅行之故，作品有速记写生的特点。这是一种日记式的绘画方式，记录了罗中立的旅行与勤奋。其画色彩浓郁而饱和，以线条勾勒为主，像抓拍一样，迅速抓住瞬间印象和心灵的触动。构图不求完整，只求留下让眼前一亮的景物。形体的处理根据画幅，显得粗重稳定，这一点与附中时期画建筑的团块感有关，也和《故乡组图》中画人物的敦实感有关，这些似乎是罗中立绘画中贯穿始终的东西。至于用笔，此时画家已显得十分自信，不拘一格，率意为之。其中有些画出现的参差感，开始显示着他后来画风的某种改变。在城市建筑中，罗中立把树枝画得野性十足，其中潜伏着一种来自山野的冲动，一种城市风景中难以囚禁的激情。

院长时期的风景画出品多多，乃是抢时间的结果。如果罗中立不当四川美院院长，他可能还是天天提起一瓶水进画室，一定是油画人物多而水彩风景少。只因为他太爱画画，只因为他太勤奋，所以总是忙里偷闲，找机会出城甚或出国，逃避公务，寻时画画。因为来之不易，所以珍惜、专注、用心，其状态和有事没事找画来画大不一样。此时的风景画，题材不论，或田园农舍，或旧城小巷，或景区茶廊，或遗址断墙。往往是对景速记，写生作画，抓住在特定季节、特定光线、特定氛围和特定心情中的眼前景物。其作迅速而具体，寥寥数笔，一阵涂抹。形神兼备。本来景物长在，但感觉兔起隼落，稍纵即逝。抓住并留下那一顷刻的感觉、感受、感悟和感动，对罗中立风景画来说至关重要。记录下这一点，那逝去的一切就并没有消失。日后回想，尽管记忆不会历历在目，却保持着鲜活与生动。带着回顾与回味的兴奋，在画面上涂抹淡彩，对罗中立而言的确是一种享受。所以他笔下的风景画得自由而自如，既给你在场之感，又充满回忆之味；既不失冲动，又不觉急迫。在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罗中立所见所闻的经历，而且可以读到 he 当时当地的感受；不仅可以观赏到他四处采撷的风物，而且可以体会到人与物之间难得的通融——只有在艺术中，这种通融平易而深入、偶然而珍贵。

老实说，画家要画到随心所欲的份儿上，也只有速记写生一类的风景画可以做到。因为在这里，没有多少功利，也无须太多的意义。因为热爱而投入，因为发现而感动。你在和自然沟通的时候，也在和他人沟通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，只能就此打住。诗曰：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——但愿评论与画作、批评家与艺术家能在真意中沟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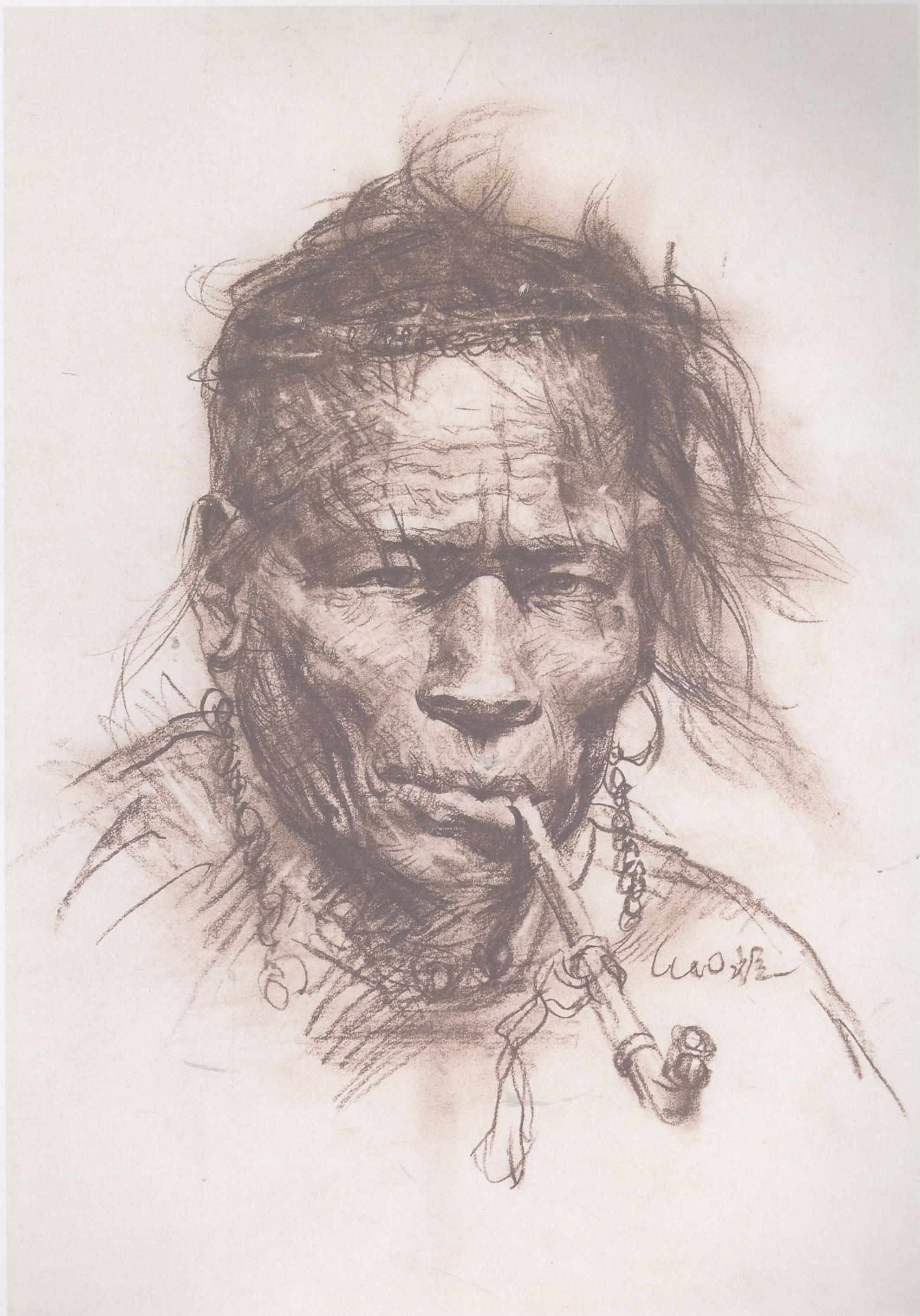
2005年3月28日
于四川美院桃花山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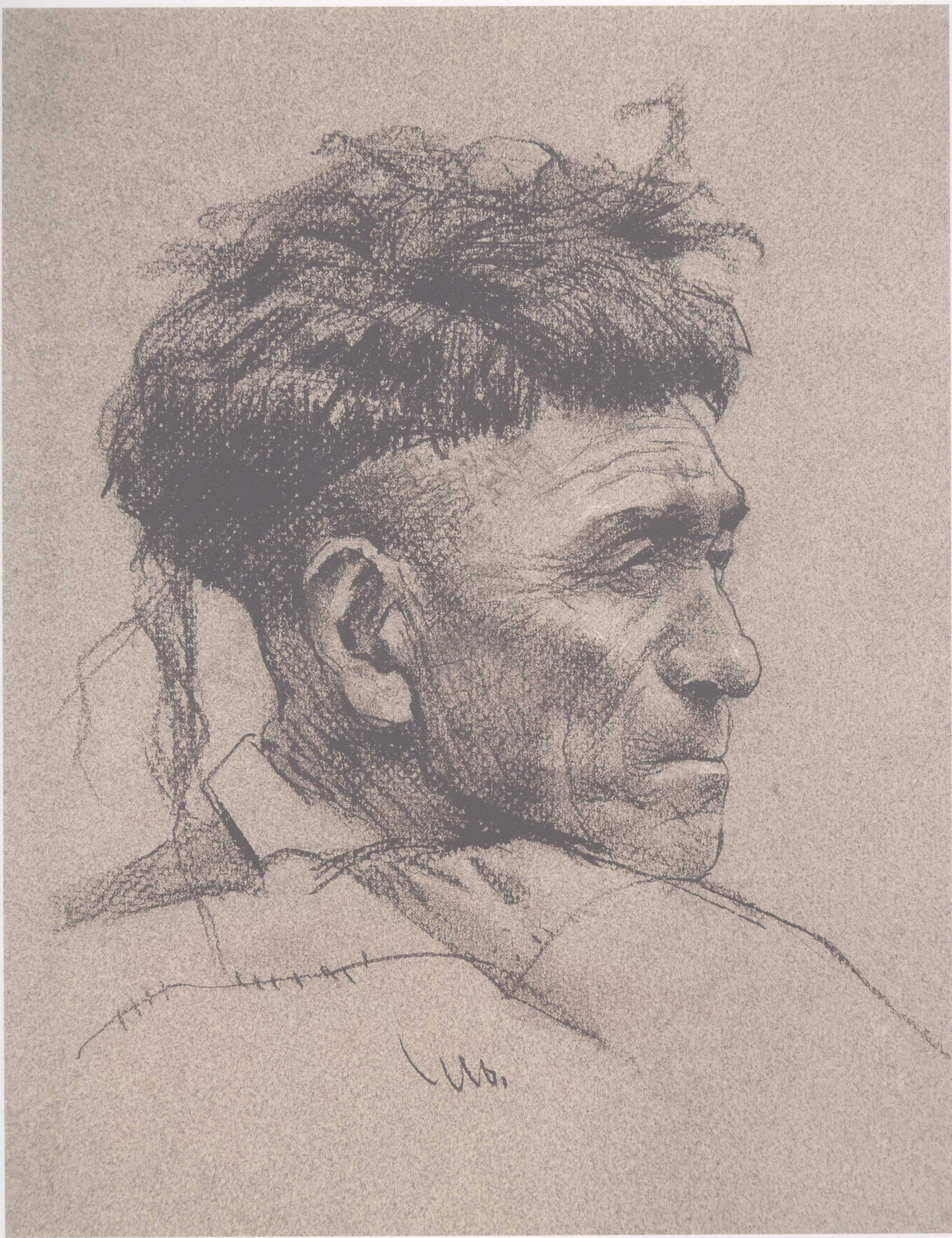
彝族头像 素描 52cm × 76cm 198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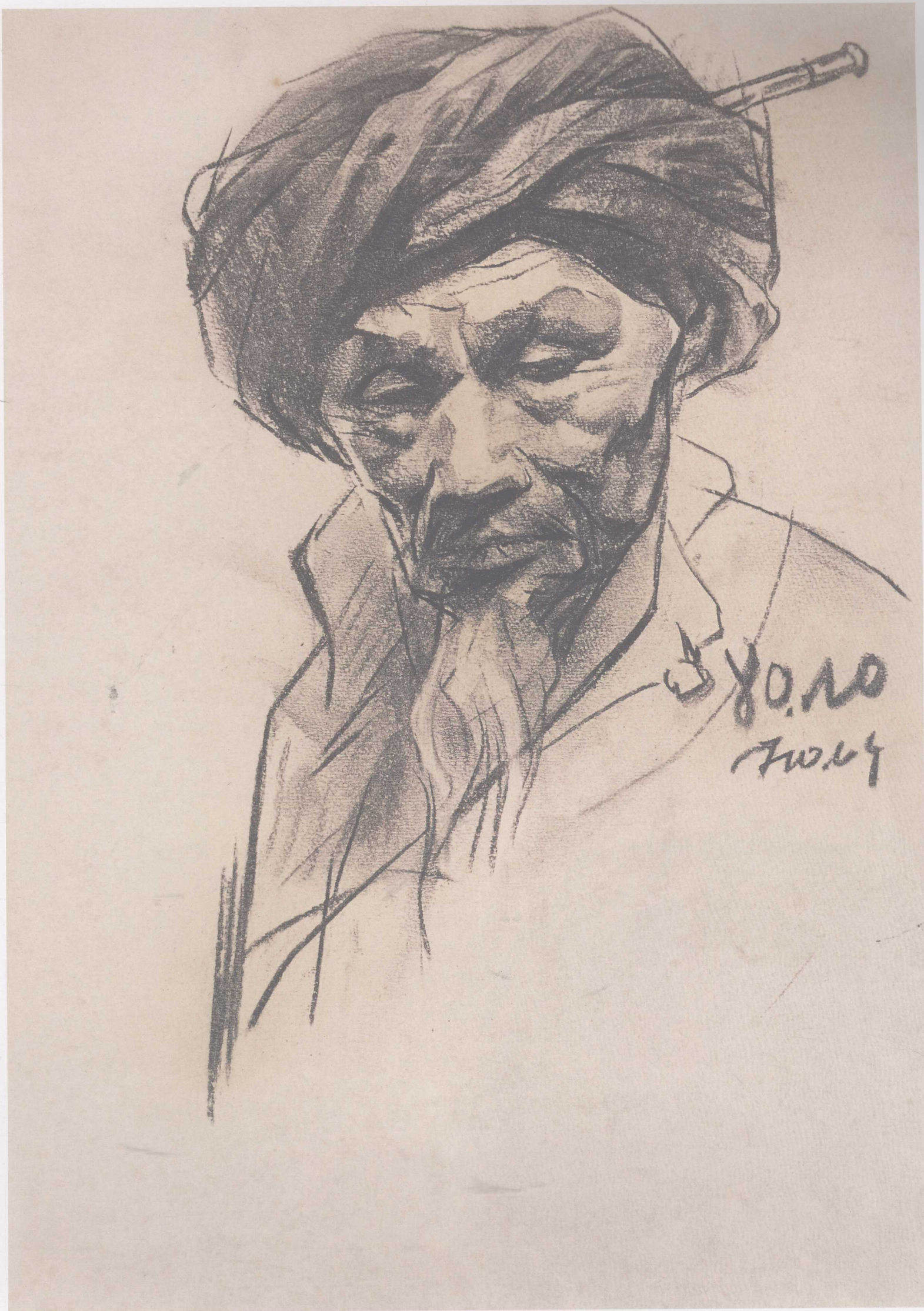
彝族头像 素描 52cm × 76cm 1988



彝族头像 素描 52cm x 76cm 198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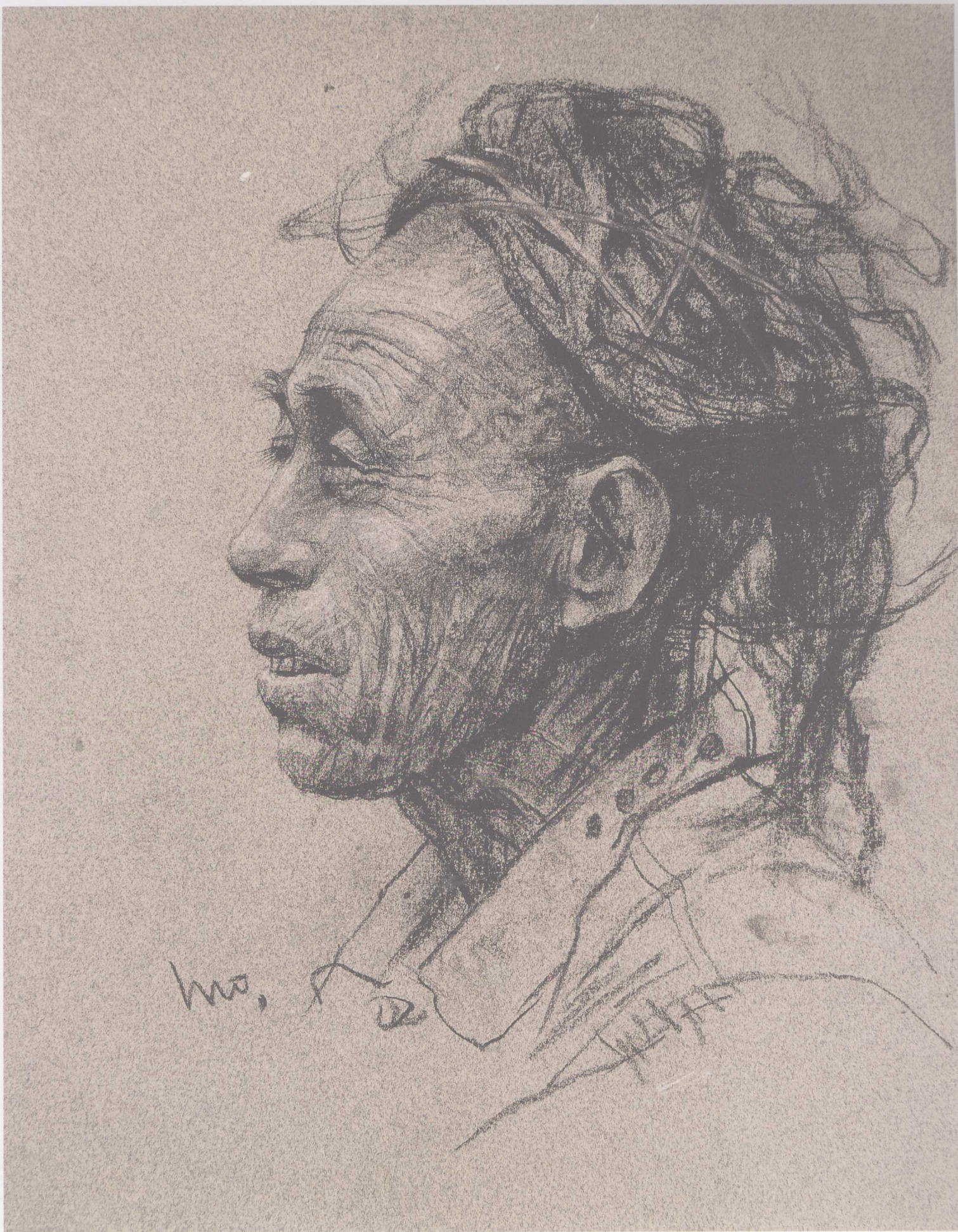
彝族头像 素描 52cm × 76cm 1988



创作《父亲》收集的老人头像素材之一 素描 52cm x 76cm 1980



创作《父亲》收集的老人头像素材之一 素描 52cm × 76cm



彝族头像 素描 52cm × 76cm 1988



创作《父亲》的素描稿 素描

江山保卫者 粒粒皆辛苦 我的父親
战友 衣食父母



创作《父亲》的草稿之一 素描